

【裁判字號】99,台上,953

【裁判日期】990527

【裁判案由】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裁判全文】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九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九五三號

上訴人 台有通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乙○○

訴訟代理人 任順律師

上訴人 甲○○

訴訟代理人 陳貴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十九日台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九十八年度重上字第六〇五號），各自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除假執行部分外廢棄，發回台灣高等法院。

理 由

本件原審將第一審所為上訴人甲○○（下稱甲○○）敗訴判決中超過新台幣（下同）一百九十三萬零五百六十元本息之部分廢棄，改判駁回上訴人台有通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有公司）該部分之訴，並維持其他甲○○敗訴部分之判決，駁回甲○○之上訴（未繫屬本院者不另贅述），無非以：台有公司主張甲○○經營樂透彩券行，其所有安泰銀行松山分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於民國九十四年十月十四日、二十日、二十四日、十一月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八日、十二月五日由第一審共同被告林雅智分別匯入或轉帳新台幣（下除另載美金者外，均同）一百四十萬元、六十萬元、七十五萬元、一百零五萬元、七十萬元、七十萬元、一百萬元、四十萬元共計六百六十萬元之事實，為甲○○所不爭，堪信為真實。茲台有公司主張：甲○○明知林雅智趁任職其公司會計期間，自九十三年八月十八日起假冒台有公司及負責人名義貸款、盜領之五千零八十五萬七千零三十元、美金九十九萬元（下稱系爭款項）為贓款，仍收受其中六百六十萬元等語；甲○○則以林雅智六百六十萬元匯款或轉帳予甲○○帳戶之款項，係其向伊簽注樂透彩券之彩金，伊不知為贓款等語為抗辯；經查甲○○經營樂透彩券行期間，自九十四年五月一日起至九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八個月時間，共為台北富邦銀行銷售樂透彩三百四十餘萬、大樂透一千二百五十二萬餘元及樂合彩一萬八千餘元，有台灣台北地方法院九十六年度重訴字第八十號刑事判決（下稱系爭刑事判決）足稽；甲○○經營樂透彩券平均每月銷售額約為二百萬元；惟林雅智自九十四年十月十四

日起至九十四年十二月五日不到二個月期間，以轉帳或匯入甲○○前揭帳戶高達六百六十萬元，每月平均達三百三十萬元，已逾甲○○經營樂透彩券每月營業額，甲○○辯指林雅智轉帳或匯入伊前揭帳戶之金額，為簽注樂透彩券之彩金，與常理有違，非無疑義；且甲○○亦不爭執林雅智僅為一般上班職員，應可預見其所交付之資金極有可能為財產犯罪所得之不法贓物；再斟酌甲○○於九十四年八月一日、十月三十一日、十一月二十二日分別匯款一百二十二萬五千四百元、九十九萬二千五百元、二百九十五萬九千六百元至林雅智之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中山分行（以下稱上海商銀中山分行）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及十二月九日匯款四百六十六萬九千四百四十元予訴外人黃文軍（林雅智之配偶）在中國國際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國商銀帳戶），足見甲○○與林雅智及訴外人黃文軍，自九十四年十月間至十二月九日止，有頻繁交易之事實，且其金額自數十萬元至數百萬元，益徵甲○○知悉林雅智所匯入之款項為不法所得之贓物，而仍為收受，其有收受贓物之認識，極為明確。甲○○認知林雅智與之僅為簽注樂透所認識之普通友人，並無特別交情，係一般上班職員，不可能有千萬元資金匯款或現金給予收受，既無特別關係，衡諸常情亦無須交付鉅款與其收受後再依其指示而匯出，故林雅智所交付之款項極有可能屬財產上犯罪不法所得之贓物，甲○○竟仍基於收受贓物之概括犯意加以收受，並於九十四年十二月九日，將其所收受之部分贓款四百六十六萬九千四百四十元匯入訴外人黃文軍所有中國商銀帳戶等為系爭刑事判決所認定之事實，業據甲○○於第一審法院所不爭執，甲○○亦因之為刑事法院以連續收受贓物罪，判處有期徒刑八個月減為有期徒刑四個月確定之事實，有系爭刑事判決可資憑按；台有公司主張甲○○明知林雅智趁任職台有公司會計期間，自九十三年八月十八日起假冒台有公司及負責人名義所貸款、盜領之系爭款項為贓款，而收受其中六百六十萬元之贓款，應堪採信。台有公司係九十四年十二月九日向上海商銀調閱相關存款餘額資料，始獲悉林雅智將所冒貸、盜領之贓款，部分匯予甲○○之事實，有系爭刑事判決足據；而台有公司在刑事案件審理中於九十六年十二月六日附帶提起本件民事訴訟，尚難認已逾二年時效，甲○○以罹於時效為由拒絕給付，自非有據。按收受贓物，係在他人犯罪完成後所為之行為，固非與該他人共同侵害被害人之權利而構成共同侵權行為，惟收受贓物，足使被害人難於追回原物，因而發生損害，故仍難謂非對於被害人為另一侵權行為，倘被害人因此而受有損害，自非不得依一般侵權行為法則，請求收受贓物之人賠償其損害。本件甲○○連續收受林雅智假冒台有公

司及負責人名義所貸款、盜領系爭款項贓款中之六百六十萬元，致台有公司及其負責人受有損害，應負賠償責任。依民法第二百十三條第一項、第二百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甲○○連續收林雅智假冒台有公司及其負責人名義貸款、盜領系爭款項贓款中之六百六十萬元，其侵害台有公司及其負責人之財產法益，為系爭款項贓款中之六百六十萬元；換言之，台有公司及其負責人對於甲○○所得請求損害賠償，僅於六百六十萬元之範圍內為之；又甲○○於九十四年十二月九日匯款四百六十六萬九千四百四十元予黃文軍之中國商銀帳戶，包括其他匯款合計一千零三十六萬八千四百四十元（開戶存款一千元非贓款除外），由台有公司悉數領回；此由系爭刑事判決附表五所載字義，堪以認定，自屬盜贓物之返還，台有公司主張此部分非盜贓物之返還，尚嫌失據；台有公司遭林雅智冒貸、盜領贓款中，甲○○所收受贓款六百六十萬元既已返還其中四百六十六萬九千四百四十元，台有公司得對於甲○○請求返還之贓款，尚餘一百九十三萬零五百六十元。查不真正連帶債務，係數債務人基於不同之債務發生原因，就同一內容之給付，對於同一債權人各負給付義務，第一審共同被告賴素雲、訴外人黃文軍所為之給付，係本於其等債務發生之原因，與兩造間發生債務之原因不同，其等所為清償之利益，自不及於甲○○，並無民法第二百七十五條規定之適用，甲○○辯稱：台有公司自第一審共同被告賴素雲、及訴外人黃文軍受償之部分，甲○○亦應平均免責等語云云，即無足採。至於甲○○於九十四年十月三十一日、十一月二十二日分別匯予林雅智之帳戶之九十九萬二千五百元、二百九十五萬九千六百元為甲○○與林雅智之間簽大樂透，好幾次會算的結果一次匯款，業據上訴人於言詞辯論期日陳明在卷，甲○○上開匯款予林雅智之款項，尚難認係林雅智所冒貸、盜領之部分贓款，甲○○執以辯稱台有公司之損害已獲填補云云，自無足取。台有公司遭林雅智冒貸、盜領之贓款中六百六十萬元，已由甲○○返還四百六十六萬九千四百四十元，台有公司得請求甲○○應給付一百九十三萬零五百六十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裁定送達翌日即九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逾此金額本息，即不應准許等詞，為其判斷之基礎。

按刑事判決所為事實之認定，於為獨立民事訴訟之裁判時本不受其拘束，而民事法院雖得依自由心證，以刑事判決認定之事實為民事判決之基礎，然依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二條第四項之規定，應就其斟酌調查該刑事判決認定事實之結果所得心證之理由，

記明於判決，未記明於判決者，即為同法第四百六十九條第六款所謂判決不備理由（本院四十年台上字第一五六一號判例參照）。

查本件原審為甲○○收受贓款六百六十萬元之論斷，無非以甲○○認知林雅智與之僅為簽注樂透所認識之普通友人，並無特別交情，係一般上班職員，不可能有千萬元資金匯款或現金給予收受，既無特別關係，衡諸常情亦無須交付鉅款與其收受後再依其指示而匯出，故林雅智所交付之款項極有可能屬財產上犯罪不法所得之贓物，甲○○竟仍基於收受贓物之概括犯意加以收受，並將其所收受之部分贓款四百六十六萬九千四百四十元匯入訴外人黃文軍所有中國商銀帳戶等為系爭刑事判決所認定之事實，為其論據，惟並未說明其斟酌調查該刑事判決認定事實之結果所得心證之理由，於法已屬不合。其次，原審既先謂甲○○經營樂透彩券平均每月銷售額約為二百萬元，林雅智自九十四年十月十四日起至九十四年十二月五日不到二個月期間，以轉帳或匯入甲○○帳戶高達六百六十萬元，每月平均達三百三十萬元，已逾甲○○經營樂透彩券每月營業額，而認定甲○○辯指林雅智轉帳或匯入伊前揭帳戶之金額，為簽注樂透彩券之彩金，與常理有違。復謂甲○○於九十四年十月三十一日、十一月二十二日分別匯予林雅智之帳戶之九十九萬二千五百元、二百九十五萬九千六百元為甲○○與林雅智之間簽大樂透，好幾次會算的結果一次匯款，業據上訴人於言詞辯論期日陳明在卷，而為甲○○上開匯款予林雅智之款項，尚難認係林雅智所冒貸、盜領之部分贓款之判定。前者謂甲○○收受林雅智轉帳或匯款金額超出其營業額二百萬元與常理有違，後者於同時段內不及一個月期間甲○○匯款與林雅智高達三百八十五萬二千一百元，係甲○○與林雅智之間簽大樂透，好幾次會算的結果一次匯款，若此情事，倘無簽賭金，又如何會算？原審未予查明，殊嫌疏率。又原審論斷甲○○對贓款之認知時，猶將該九十九萬二千五百元、二百九十五萬九千六百元計入為頻繁交易事實判斷之引據，認為甲○○明知林雅智匯入款項為不法所得之張本，未免矛盾。而甲○○於九十四年十二月九日匯至林雅智之配偶黃文軍之中國商銀帳戶之款項四百六十六萬九千四百四十元，甲○○於第一審辯稱：匯給黃文軍的錢，完全是黃文軍在我店內向他人簽注地下六合彩所中彩金云云，可否謂甲○○未爭執該款項係贓款返還？亦不無研究之餘地，原審亦未於判決理由項下記載何以不足採之意見，遽為不利於台有公司之論斷，亦難謂無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兩造上訴論旨，各就其不利部分指摘原判決為不當，聲明廢棄，非無理由。

據上論結，本件兩造上訴均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七條第一項、第四百七十八條第二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十九 年 五 月 二十七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官 劉 福 聲

法官 鄭 玉 山

法官 黃 義 豐

法官 劉 靜 嫻

法官 袁 靜 文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九十九 年 六 月 八 日

V